

家春秋

家家

俗话说：家家有本难念的经。还真不假，且不说那些矛盾外露的人家，就是一些外人觉得满不错的家庭，又何尝不是如此呢！如若不信，不妨瞧瞧这几个家庭。

小刘大学毕业，当了教师，又要娶妻子。妻漂亮贤慧，儿子聪明可爱。小刘教学成绩突出，获了好几次市区奖励；妻子也自学拿了文凭，还连续三年被评为文明家庭。可小刘心里的苦水又有谁知道呢？他有个病瘫在床的老娘和在精神病院住院的姐姐，每星期得到在郊区和南郊离二十多里的母亲处、医院各两次，

跑路花钱不说，由此而引起的内心苦闷、精神上的压力也就可想而知了。可还不能对谁说，家里得协调好夫妻关系，学生面前老师的尊严也得维持。”这居家过日子，做人可真比考大学难多了，小刘常不无感慨地这么说。

冯涛是位工程师，丽萍是医院大夫，丈夫潇洒、妻子美貌，在单位都是业务骨干，颇得领导信任。业余时间冯涛好“爬格子”，丽萍在舞厅给人伴舞，收入也不薄。说起这两口子，人们啧啧称赞，可又常奇怪这俩人为啥不要孩子。原来冯涛患有先天性不育症，为此两人没少拌嘴，再后来连夫妇间那种事也从生活中消失了，时日一长，两人虽仍在一个屋过日子，却就如路人一般，各做各的饭，谁也不理谁了。不过在外人面前仍是

那本

显出互敬互爱的样子，不吵不闹，谁也不提离婚的事，就这么凑合着。“没了感情的生活是痛苦的，可还只是自己的事，若闹了出去，舆论还不知怎样说我们呢。”

丁一是1935年参加革命的离休老干部，月收入三百多元，住五室二厅的房子，然而老人却每天除了睡觉，很少在家里。因为在家老人就常想起老伴死去时的情景：五个子女没等母亲火化，就为了房子、遗产、存款在老人房里唇枪舌剑、拳脚相加了。这位战争年代负伤十余次没掉过一滴泪的硬汉子，此时老泪纵横，劝孩子们先把他们母亲的身后事办了再说。可全没用，别看相互间闹得不可开交，逼他交钱交存

折，让他腾房子却像是统一了口径似的，步步紧逼。老人的泪流干了，好话也说尽了，再无路可退，他不顾一切发怒了，“都给滚！”又一番纠缠后，孩子们

终于骂骂咧咧地“滚”了，却从此就再也没人来看过老人的门。事情过去，老人也内疚自己太粗暴，开始还盼着子女能体谅自己，后来又托人捎话，仍是一个不到。老人也伤透了心，把养的花、鸟、猫都送了人，每天独自一人呆在外边，累了随便哪歇会，饿了就买着吃。心里的苦楚真想找人诉说一下，可连自己孩子都靠不住，又找谁去说呢？就这，在外人眼里，老人还是被羡慕的对象：“有钱有房，子女双全，日子过得多滋润呀，吃穿住用全不愁的。”

居家过日子，人们多好比较：你瞧谁家过得多好啊，看

终于骂骂咧咧地“滚”了，却从此就再也没人来看过老人的门。事情过去，老人也内疚自己太粗暴，开始还盼着子女能体谅自己，后来又托人捎话，仍是一个不到。老人也伤透了心，把养的花、鸟、猫都送了人，每天独自一人呆在外边，累了随便哪歇会，饿了就买着吃。心里的苦楚真想找人诉说一下，可连自己孩子都靠不住，又找谁去说呢？就这，在外人眼里，老人还是被羡慕的对象：“有钱有房，子女双全，日子过得多滋润呀，吃穿住用全不愁的。”

居家过日子，人们多好比较：你瞧谁家过得多好啊，看

终于骂骂咧咧地“滚”了，却从此就再也没人来看过老人的门。事情过去，老人也内疚自己太粗暴，开始还盼着子女能体谅自己，后来又托人捎话，仍是一个不到。老人也伤透了心，把养的花、鸟、猫都送了人，每天独自一人呆在外边，累了随便哪歇会，饿了就买着吃。心里的苦楚真想找人诉说一下，可连自己孩子都靠不住，又找谁去说呢？就这，在外人眼里，老人还是被羡慕的对象：“有钱有房，子女双全，日子过得多滋润呀，吃穿住用全不愁的。”

居家过日子，人们多好比较：你瞧谁家过得多好啊，看

终于骂骂咧咧地“滚”了，却从此就再也没人来看过老人的门。事情过去，老人也内疚自己太粗暴，开始还盼着子女能体谅自己，后来又托人捎话，仍是一个不到。老人也伤透了心，把养的花、鸟、猫都送了人，每天独自一人呆在外边，累了随便哪歇会，饿了就买着吃。心里的苦楚真想找人诉说一下，可连自己孩子都靠不住，又找谁去说呢？就这，在外人眼里，老人还是被羡慕的对象：“有钱有房，子女双全，日子过得多滋润呀，吃穿住用全不愁的。”

居家过日子，人们多好比较：你瞧谁家过得多好啊，看

终于骂骂咧咧地“滚”了，却从此就再也没人来看过老人的门。事情过去，老人也内疚自己太粗暴，开始还盼着子女能体谅自己，后来又托人捎话，仍是一个不到。老人也伤透了心，把养的花、鸟、猫都送了人，每天独自一人呆在外边，累了随便哪歇会，饿了就买着吃。心里的苦楚真想找人诉说一下，可连自己孩子都靠不住，又找谁去说呢？就这，在外人眼里，老人还是被羡慕的对象：“有钱有房，子女双全，日子过得多滋润呀，吃穿住用全不愁的。”

居家过日子，人们多好比较：你瞧谁家过得多好啊，看

终于骂骂咧咧地“滚”了，却从此就再也没人来看过老人的门。事情过去，老人也内疚自己太粗暴，开始还盼着子女能体谅自己，后来又托人捎话，仍是一个不到。老人也伤透了心，把养的花、鸟、猫都送了人，每天独自一人呆在外边，累了随便哪歇会，饿了就买着吃。心里的苦楚真想找人诉说一下，可连自己孩子都靠不住，又找谁去说呢？就这，在外人眼里，老人还是被羡慕的对象：“有钱有房，子女双全，日子过得多滋润呀，吃穿住用全不愁的。”

居家过日子，人们多好比较：你瞧谁家过得多好啊，看

终于骂骂咧咧地“滚”了，却从此就再也没人来看过老人的门。事情过去，老人也内疚自己太粗暴，开始还盼着子女能体谅自己，后来又托人捎话，仍是一个不到。老人也伤透了心，把养的花、鸟、猫都送了人，每天独自一人呆在外边，累了随便哪歇会，饿了就买着吃。心里的苦楚真想找人诉说一下，可连自己孩子都靠不住，又找谁去说呢？就这，在外人眼里，老人还是被羡慕的对象：“有钱有房，子女双全，日子过得多滋润呀，吃穿住用全不愁的。”

居家过日子，人们多好比较：你瞧谁家过得多好啊，看

终于骂骂咧咧地“滚”了，却从此就再也没人来看过老人的门。事情过去，老人也内疚自己太粗暴，开始还盼着子女能体谅自己，后来又托人捎话，仍是一个不到。老人也伤透了心，把养的花、鸟、猫都送了人，每天独自一人呆在外边，累了随便哪歇会，饿了就买着吃。心里的苦楚真想找人诉说一下，可连自己孩子都靠不住，又找谁去说呢？就这，在外人眼里，老人还是被羡慕的对象：“有钱有房，子女双全，日子过得多滋润呀，吃穿住用全不愁的。”

居家过日子，人们多好比较：你瞧谁家过得多好啊，看

终于骂骂咧咧地“滚”了，却从此就再也没人来看过老人的门。事情过去，老人也内疚自己太粗暴，开始还盼着子女能体谅自己，后来又托人捎话，仍是一个不到。老人也伤透了心，把养的花、鸟、猫都送了人，每天独自一人呆在外边，累了随便哪歇会，饿了就买着吃。心里的苦楚真想找人诉说一下，可连自己孩子都靠不住，又找谁去说呢？就这，在外人眼里，老人还是被羡慕的对象：“有钱有房，子女双全，日子过得多滋润呀，吃穿住用全不愁的。”

居家过日子，人们多好比较：你瞧谁家过得多好啊，看

终于骂骂咧咧地“滚”了，却从此就再也没人来看过老人的门。事情过去，老人也内疚自己太粗暴，开始还盼着子女能体谅自己，后来又托人捎话，仍是一个不到。老人也伤透了心，把养的花、鸟、猫都送了人，每天独自一人呆在外边，累了随便哪歇会，饿了就买着吃。心里的苦楚真想找人诉说一下，可连自己孩子都靠不住，又找谁去说呢？就这，在外人眼里，老人还是被羡慕的对象：“有钱有房，子女双全，日子过得多滋润呀，吃穿住用全不愁的。”

居家过日子，人们多好比较：你瞧谁家过得多好啊，看

终于骂骂咧咧地“滚”了，却从此就再也没人来看过老人的门。事情过去，老人也内疚自己太粗暴，开始还盼着子女能体谅自己，后来又托人捎话，仍是一个不到。老人也伤透了心，把养的花、鸟、猫都送了人，每天独自一人呆在外边，累了随便哪歇会，饿了就买着吃。心里的苦楚真想找人诉说一下，可连自己孩子都靠不住，又找谁去说呢？就这，在外人眼里，老人还是被羡慕的对象：“有钱有房，子女双全，日子过得多滋润呀，吃穿住用全不愁的。”

居家过日子，人们多好比较：你瞧谁家过得多好啊，看

终于骂骂咧咧地“滚”了，却从此就再也没人来看过老人的门。事情过去，老人也内疚自己太粗暴，开始还盼着子女能体谅自己，后来又托人捎话，仍是一个不到。老人也伤透了心，把养的花、鸟、猫都送了人，每天独自一人呆在外边，累了随便哪歇会，饿了就买着吃。心里的苦楚真想找人诉说一下，可连自己孩子都靠不住，又找谁去说呢？就这，在外人眼里，老人还是被羡慕的对象：“有钱有房，子女双全，日子过得多滋润呀，吃穿住用全不愁的。”

居家过日子，人们多好比较：你瞧谁家过得多好啊，看

终于骂骂咧咧地“滚”了，却从此就再也没人来看过老人的门。事情过去，老人也内疚自己太粗暴，开始还盼着子女能体谅自己，后来又托人捎话，仍是一个不到。老人也伤透了心，把养的花、鸟、猫都送了人，每天独自一人呆在外边，累了随便哪歇会，饿了就买着吃。心里的苦楚真想找人诉说一下，可连自己孩子都靠不住，又找谁去说呢？就这，在外人眼里，老人还是被羡慕的对象：“有钱有房，子女双全，日子过得多滋润呀，吃穿住用全不愁的。”

居家过日子，人们多好比较：你瞧谁家过得多好啊，看

终于骂骂咧咧地“滚”了，却从此就再也没人来看过老人的门。事情过去，老人也内疚自己太粗暴，开始还盼着子女能体谅自己，后来又托人捎话，仍是一个不到。老人也伤透了心，把养的花、鸟、猫都送了人，每天独自一人呆在外边，累了随便哪歇会，饿了就买着吃。心里的苦楚真想找人诉说一下，可连自己孩子都靠不住，又找谁去说呢？就这，在外人眼里，老人还是被羡慕的对象：“有钱有房，子女双全，日子过得多滋润呀，吃穿住用全不愁的。”

居家过日子，人们多好比较：你瞧谁家过得多好啊，看

终于骂骂咧咧地“滚”了，却从此就再也没人来看过老人的门。事情过去，老人也内疚自己太粗暴，开始还盼着子女能体谅自己，后来又托人捎话，仍是一个不到。老人也伤透了心，把养的花、鸟、猫都送了人，每天独自一人呆在外边，累了随便哪歇会，饿了就买着吃。心里的苦楚真想找人诉说一下，可连自己孩子都靠不住，又找谁去说呢？就这，在外人眼里，老人还是被羡慕的对象：“有钱有房，子女双全，日子过得多滋润呀，吃穿住用全不愁的。”

终于骂骂咧咧地“滚”了，却从此就再也没人来看过老人的门。事情过去，老人也内疚自己太粗暴，开始还盼着子女能体谅自己，后来又托人捎话，仍是一个不到。老人也伤透了心，把养的花、鸟、猫都送了人，每天独自一人呆在外边，累了随便哪歇会，饿了就买着吃。心里的苦楚真想找人诉说一下，可连自己孩子都靠不住，又找谁去说呢？就这，在外人眼里，老人还是被羡慕的对象：“有钱有房，子女双全，日子过得多滋润呀，吃穿住用全不愁的。”

居家过日子，人们多好比较：你瞧谁家过得多好啊，看

终于骂骂咧咧地“滚”了，却从此就再也没人来看过老人的门。事情过去，老人也内疚自己太粗暴，开始还盼着子女能体谅自己，后来又托人捎话，仍是一个不到。老人也伤透了心，把养的花、鸟、猫都送了人，每天独自一人呆在外边，累了随便哪歇会，饿了就买着吃。心里的苦楚真想找人诉说一下，可连自己孩子都靠不住，又找谁去说呢？就这，在外人眼里，老人还是被羡慕的对象：“有钱有房，子女双全，日子过得多滋润呀，吃穿住用全不愁的。”

居家过日子，人们多好比较：你瞧谁家过得多好啊，看

终于骂骂咧咧地“滚”了，却从此就再也没人来看过老人的门。事情过去，老人也内疚自己太粗暴，开始还盼着子女能体谅自己，后来又托人捎话，仍是一个不到。老人也伤透了心，把养的花、鸟、猫都送了人，每天独自一人呆在外边，累了随便哪歇会，饿了就买着吃。心里的苦楚真想找人诉说一下，可连自己孩子都靠不住，又找谁去说呢？就这，在外人眼里，老人还是被羡慕的对象：“有钱有房，子女双全，日子过得多滋润呀，吃穿住用全不愁的。”

居家过日子，人们多好比较：你瞧谁家过得多好啊，看

终于骂骂咧咧地“滚”了，却从此就再也没人来看过老人的门。事情过去，老人也内疚自己太粗暴，开始还盼着子女能体谅自己，后来又托人捎话，仍是一个不到。老人也伤透了心，把养的花、鸟、猫都送了人，每天独自一人呆在外边，累了随便哪歇会，饿了就买着吃。心里的苦楚真想找人诉说一下，可连自己孩子都靠不住，又找谁去说呢？就这，在外人眼里，老人还是被羡慕的对象：“有钱有房，子女双全，日子过得多滋润呀，吃穿住用全不愁的。”

居家过日子，人们多好比较：你瞧谁家过得多好啊，看

终于骂骂咧咧地“滚”了，却从此就再也没人来看过老人的门。事情过去，老人也内疚自己太粗暴，开始还盼着子女能体谅自己，后来又托人捎话，仍是一个不到。老人也伤透了心，把养的花、鸟、猫都送了人，每天独自一人呆在外边，累了随便哪歇会，饿了就买着吃。心里的苦楚真想找人诉说一下，可连自己孩子都靠不住，又找谁去说呢？就这，在外人眼里，老人还是被羡慕的对象：“有钱有房，子女双全，日子过得多滋润呀，吃穿住用全不愁的。”

居家过日子，人们多好比较：你瞧谁家过得多好啊，看

终于骂骂咧咧地“滚”了，却从此就再也没人来看过老人的门。事情过去，老人也内疚自己太粗暴，开始还盼着子女能体谅自己，后来又托人捎话，仍是一个不到。老人也伤透了心，把养的花、鸟、猫都送了人，每天独自一人呆在外边，累了随便哪歇会，饿了就买着吃。心里的苦楚真想找人诉说一下，可连自己孩子都靠不住，又找谁去说呢？就这，在外人眼里，老人还是被羡慕的对象：“有钱有房，子女双全，日子过得多滋润呀，吃穿住用全不愁的。”

居家过日子，人们多好比较：你瞧谁家过得多好啊，看

终于骂骂咧咧地“滚”了，却从此就再也没人来看过老人的门。事情过去，老人也内疚自己太粗暴，开始还盼着子女能体谅自己，后来又托人捎话，仍是一个不到。老人也伤透了心，把养的花、鸟、猫都送了人，每天独自一人呆在外边，累了随便哪歇会，饿了就买着吃。心里的苦楚真想找人诉说一下，可连自己孩子都靠不住，又找谁去说呢？就这，在外人眼里，老人还是被羡慕的对象：“有钱有房，子女双全，日子过得多滋润呀，吃穿住用全不愁的。”

居家过日子，人们多好比较：你瞧谁家过得多好啊，看

终于骂骂咧咧地“滚”了，却从此就再也没人来看过老人的门。事情过去，老人也内疚自己太粗暴，开始还盼着子女能体谅自己，后来又托人捎话，仍是一个不到。老人也伤透了心，把养的花、鸟、猫都送了人，每天独自一人呆在外边，累了随便哪歇会，饿了就买着吃。心里的苦楚真想找人诉说一下，可连自己孩子都靠不住，又找谁去说呢？就这，在外人眼里，老人还是被羡慕的对象：“有钱有房，子女双全，日子过得多滋润呀，吃穿住用全不愁的。”

居家过日子，人们多好比较：你瞧谁家过得多好啊，看

终于骂骂咧咧地“滚”了，却从此就再也没人来看过老人的门。事情过去，老人也内疚自己太粗暴，开始还盼着子女能体谅自己，后来又托人捎话，仍是一个不到。老人也伤透了心，把养的花、鸟、猫都送了人，每天独自一人呆在外边，累了随便哪歇会，饿了就买着吃。心里的苦楚真想找人诉说一下，可连自己孩子都靠不住，又找谁去说呢？就这，在外人眼里，老人还是被羡慕的对象：“有钱有房，子女双全，日子过得多滋润呀，吃穿住用全不愁的。”

居家过日子，人们多好比较：你瞧谁家过得多好啊，看

终于骂骂咧咧地“滚”了，却从此就再也没人来看过老人的门。事情过去，老人也内疚自己太粗暴，开始还盼着子女能体谅自己，后来又托人捎话，仍是一个不到。老人也伤透了心，把养的花、鸟、猫都送了人，每天独自一人呆在外边，累了随便哪歇会，饿了就买着吃。心里的苦楚真想找人诉说一下，可连自己孩子都靠不住，又找谁去说呢？就这，在外人眼里，老人还是被羡慕的对象：“有钱有房，子女双全，日子过得多滋润呀，吃穿住用全不愁的。”

居家过日子，人们多好比较：你瞧谁家过得多好啊，看

终于骂骂咧咧地“滚”了，却从此就再也没人来看过老人的门。事情过去，老人也内疚自己太粗暴，开始还盼着子女能体谅自己，后来又托人捎话，仍是一个不到。老人也伤透了心，把养的花、鸟、猫都送了人，每天独自一人呆在外边，累了随便哪歇会，饿了就买着吃。心里的苦楚真想找人诉说一下，可连自己孩子都靠不住，又找谁去说呢？就这，在外人眼里，老人还是被羡慕的对象：“有钱有房，子女双全，日子过得多滋润呀，吃穿住用全不愁的。”

居家过日子，人们多好比较：你瞧谁家过得多好啊，看

终于骂骂咧咧地“滚”了，却从此就再也没人来看过老人的门。事情过去，老人也内疚自己太粗暴，开始还盼着子女能体谅自己，后来又托人捎话，仍是一个不到。老人也伤透了心，把养的花、鸟、猫都送了人，每天独自一人呆在外边，累了随便哪歇会，饿了就买着吃。心里的苦楚真想找人诉说一下，可连自己孩子都靠不住，又找谁去说呢？就这，在外人眼里，老人还是被羡慕的对象：“有钱有房，子女双全，日子过得多滋润呀，吃穿住用全不愁的。”

居家过日子，人们多好比较：你瞧谁家过得多好啊，看

终于骂骂咧咧地“滚”了，却从此就再也没人来看过老人的门。事情过去，老人也内疚自己太粗暴，开始还盼着子女能体谅自己，后来又托人捎话，仍是一个不到。老人也伤透了心，把养的花、鸟、猫都送了人，每天独自一人呆在外边，累了随便哪歇会，饿了就买着吃。心里的苦楚真想找人诉说一下，可连自己孩子都靠不住，又找谁去说呢？就这，在外人眼里，老人还是被羡慕的对象：“有钱有房，子女双全，日子过得多滋润呀，吃穿住用全不愁的。”

居家过日子，人们多好比较：你瞧谁家过得多好啊，看

终于骂骂咧咧地“滚”了，却从此就再也没人来看过老人的门。事情过去，老人也内疚自己太粗暴，开始还盼着子女能体谅自己，后来又托人捎话，仍是一个不到。老人也伤透了心，把养的花、鸟、猫都送了人，每天独自一人呆在外边，累了随便哪歇会，饿了就买着吃。心里的苦楚真想找人诉说一下，可连自己孩子都靠不住，又找谁去说呢？就这，在外人眼里，老人还是被羡慕的对象：“有钱有房，子女双全，日子过得多滋润呀，吃穿住用全不愁的。”



刊本版式设计编辑 / 赵吕国明 劲

良友特快专递



如何保持一枝花

女人四十 良友

失盗

多棱镜 满阳/文 双木/图

父信小亲了红布

505 陕西省首届老舍文学奖

吃错了药

怎么办？

博你一笑

夫人，天上的飞机真大啊！

人间指南

常 蒙宪元/文

人 貌

又 妨

何

良友

增：不过，自信的女性，

至少三十分钟，步行，体

运动三至五次，每次

人生这一阶段的

父亲酷爱长跑，跑起来也是一个

是灵丹妙药？我不相信。”父亲总这样

一天、二天、三天……，一直过了

一检查才知道，原来父亲把505捆在肚

确实不少，电视、电台、报纸、

“505好！”

“505好！”

“505好！”

“505好！”

“505好！”

“505好！”

“505好！”

“505好！”

“505好！”

两代人

伊绿海/文 草今/图



妈妈，您可懂我的心？

陕西省杂文学会 宝鸡石油钢管厂 联合举办 陕西工人报社 “宝钢管杯”杂文大赛

为繁荣杂文创作，发挥杂文激浊扬清之功能，使之更好地为四化建设服务，陕西省杂文学会、宝鸡石油钢管厂、陕西工人报社联合举办“宝钢管杯”杂文大赛。

应征作品要求题材广泛，时代感强，形式不拘一格，突出文学色彩，字数在一千二百字以内。

征文从1993年3月1日起到8月底止，为期半年。来稿请注明“征文”字样，并写清作者真实姓名和地址（笔名听便），勿寄私人，以免延误。来稿一律不退；请作者自留底稿。凡在本报发表的应征稿件均付稿酬，并有资格参加评奖。对获奖作者颁发证书，付给奖金。热忱欢迎海内外作者踊跃投稿。

良友诊所

吃错了药

怎么办？

博你一笑

夫人，天上的飞机真大啊！

夫人，天上的飞机真大啊！

夫人，天上的飞机真大啊！

夫人，天上的飞机真大啊！



1993春夏鞋品新潮

近年来，耐克、奇安特等一批高级运动鞋风靡全球，大城市里的青年人几乎脚一双，但是，浪头一过，那低廉的帆布鞋却卷土重来，又登上时装大舞台。当前，帆布鞋恰似雨后彩虹在美国、日本和我国大城市的市场上正方兴未艾，备受青睐。于是我们看到，一些靠运动鞋起家的公司，已将目光对准了帆布鞋市场。一些制衣公司则已将帆布鞋作为流行服装的搭配。现在，真皮、漆皮、粗麻都成了制作“帆布鞋”的热门材料，各种流行色更被各种款式的帆布鞋占尽。

那被冷落得几乎销声匿迹多年的绣花女鞋，今天又以其“东方古典美”的誉称显现了魅力。它已在首都北京的大公司里成为尤物。在某百货商场的柜台前，多少手拉孩童的妈妈、豆蔻年华的少女都将目光投向一双双绣花鞋。绣花鞋，在宁静高雅的宾馆饭店也被普遍选作工作鞋，它恰到好处地衬托了东方女子的秀美典雅。有“第二心脏”之称，已经由牛皮、羊皮时装鞋里解放出来了。如今七、八元一双的绣花鞋一样是最时髦的标志。舒适第一，健康第一。

从最近巴黎举行的1993年春夏鞋类国际展览会上看，今年春夏鞋类的款式和色调的发展，将趋于简朴、大方、轻柔、和谐。从具体的风格上说，大致有四种：

——传统款式的新开发。无带低帮

——传统款式的新开发。无带低帮

——传统款式的新开发。无带低帮

赴东南亚旅游、商务考察欢迎您下榻

泰国曼谷迎宾馆皇宫大酒店

Welcome Palace Hotel Bangkok Thailand

本酒店位于泰国首都曼谷市中心，是泰国著名的大酒店之一。酒店有客房500套，床位1000多张。房间色调淡雅、豪华舒适。中央空调、闭路电视（中文台）、音响、程控电话、冰箱、地毯、豪华卧具、高级卫生洁具等设备齐全，舒适方便。酒店设有不同风格的中餐厅、印度餐厅、伊朗餐厅、夜总会、俱乐部、迪斯科酒吧以及24小时服务的咖啡厅。酒店设有商务中心、高级写字楼、桑拿浴、按摩房和购物中心等配套设施。

为适应接待中国宾客的需要，本酒店特别加强了对员工的中文培训。本酒店全体员工恭候您的光临并为您提供尽善尽美的服务。（凡持本广告下榻本酒店，可享受七折优惠）

地址：30Narec Road, Bangrak, Bangkok 10500, Thailand Tel. 2373030—2373083 Telex. 21063

WELLPAL TH Fax. 2373083

总经理：郭新华 经理：余新齐

西安代理机构：西安市人民银行金融工会 电话：775131/772645转1504 地址：西安市西大街378号（市人民银行内） 联系人：刘军 张全利